

烤草火

杨辉周

瑶山十六峒,在解放前没有医院,连西医也没有,十里八村,有个把中草药郎中或水师,瑶山人得了病,一般是自寻草药,有时用偏方治疗。如肚痛腹胀拔火罐,即拿一只量米的竹筒,或装盐的瓦罐,拿一片手板宽的土纸点燃扔进里面,赶紧将竹筒或瓦罐封压在以肚脐眼为中心的肚皮上,肚皮会紧紧地吸住竹筒,这样连拔几次,肚里的寒气会被吸出来,腹胀感渐渐消失,肚痛不治而愈。

治疗伤风感冒,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是烤草火。我小时候身子弱,淋了雨,凉了脚,稍受冷冻便会发烧感冒,咽喉疼痛,流青鼻涕,肚痛腹胀,但一般不寻医问药。父母为我找来几把干稻草,在灶膛前烤草火。我脱掉上衣,赤裸着背坐在灶膛前,父亲不断往灶膛里添草烧火。草火没柴火猛烈灼

人,更不会溅火星,连火苗也是暗暗的,初烤时,背上温热温热的,蛮舒服,但时间长了,背上还是烫得难受,母亲便坐在旁边,用手掌在我背上扫来扫去,因有母亲的大手遮挡火焰,背不那么疼了,全身却热了起来,我的背烤得红通通的了,父母身上也汗水淋漓了。烤了背后,接着烤胸脯,直到微微冒汗。灶上是架着锅的,里边放着水,煎着几个红辣椒和姜片,烤完胸背后,喝上一大碗,捂着被子睡一觉,全身发出一身大汗,立即全身通泰,原来痛的地方不痛了,一身轻爽舒泰。

这偏方,不需花钱,也不需费大力气,简单易行,且毫无毒副作用,疗效却极佳。三十岁前,我一直生活在家乡,没打过针吃过药。后来进了城,伤风感冒时,打针吃药输液,花上好几百元,还是要难受好些天。这时候,我特别怀念故乡的烤草火。

与魏光焘相关的“绝对”

陈扬桂

近日读李伯元《南亭四话》,在其卷七《谐庄联话》中看到一则与魏光焘有关的联话:“友人拟一上联,以之见示云:魏午帅,端午帅,两年帅同辖长江,建节适逢重午节。可云绝对矣。未有能属者。”

联话中提到的上联,在当时没有人能对出下联来,所以被作者称为“绝对”。联中的“魏午帅”指的是1902年至1904年担任两江总督的魏光焘。魏光焘字午庄,魏源的族孙,以收复新疆和抗击日寇的赫赫之功,被誉为民族英雄。“端午帅”指的是1902年至1904年担任湖广总督

的端方。端方字午桥,因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当时,魏午庄和端午桥分别管辖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和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而他俩被皇帝授予节制这些地区军事指挥权的时间恰好是在端午节。端午节也称为“重午节”。这个上联所说的是魏午庄和端午桥这两位封疆大吏非常巧合的一段史事。这样巧合的史事,可遇而不可期。所以,要对出表述如此巧合的史事的上联,委实不易。这样的上联成为绝对,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今,历史翻过了110年,是否有同样巧合的史事,能点拨读者对出下联来?

长篇连载



灰色丛林

周晓波

这件事搞得学校里人心惶惶,大家都憋着一口气无心上课。那些当初反对对农场承包的人,有机会就说风凉话。关海南窝着一肚子无名孽火没个出处,在教师会上大骂朝娘。

周兴平母亲到学校来拿医药费,关海南在借条上签字时说:“钱要节约用,年终是要扣周兴平工资的。”

周兴平的母亲接受不了,一时伤心哭了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兴平为学校里的事无缘无故被打成那个样子,联校领导不关心,学校领导也不关心,用了医药费还要扣工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海南更加不耐烦了,没好气地说:“联校领导亲自到医院看望,我也三番五

次到医院去,这还不叫关心?但是,医药费学校是无法负担的,一则学校出不起,二则也不能出。你想想,这么多的老师,有人住了院,几千块钱的发票不能报销,这个口子能开吗?医药费应该由凶手出,可是凶手没抓到,学校能先垫出来已经算尽力了。你应该多往公安局、派出所去,催他们早日把凶手抓捕归案,如果抓不到凶手,你兴平的医药费真的是个问题。”

周兴平母亲见校长发了脾气,默默退了出来,到出纳室拿钱时,还眼泪汪汪的。场里不断来告急,又有多少亩土地被村民占去栽了松树苗;水源被切断,鱼塘被偷偷放干水,两千多块的鱼苗全部损失。关海南对付富贵和匡家宝唯有苦笑摇头,他

已经黔驴技穷了。王松主张立即将那个村的学生赶回家去,逼村民就范。关海南不同意,他有他的想法,丢了农场教委不会怪他,政府都奈何不了,何况他区区校长?如果把学生赶出去,村民告起状来,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学校收到红头文件:农场的权属归新寨中学。关海南拿着文件两眼发直,这意思是再也明白不过了,权属已经搞清,今后依法管理是学校的事。事情就这样了结,这个臭腥腥的屁股看你关海南如何去揩。关海南把那废纸一般的文件拍在桌上,气得大声地骂娘。

关海南捎信要周兴平回来上课,可周兴平也捎信来,除非校长亲自去接。关海南一听火冒三丈,强硬地说:明天还不回来,就按旷工论。第二天,周兴平乖乖地回来了,他冲进关海南的办公室大骂,骂他根本不配当校长。关海南冷笑道:“配不配当校长,不是你周兴平来定的。”

周兴平白挨一顿冤枉打,又贴一千多块冤枉钱,还要受校长这样的对待,老师们都为他抱不平。王敏之晚上来看周兴平,周兴平对王敏之说:“学校领导真是吃

了屎,这么长时间,竟没安排人代理班主任。”周兴平说着,眼圈就红了。

王敏之说:“一个普通班,学校领导没当回事,如果是尖子班,情况就不会是这样。”

“普通班的学生,鸡巴不算娘身上的肉,只要没有打死人,就是全部垮了、烂了,也不会影响学校的评价和形象,领导当然不会着急。这一点,我心里明镜似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放心不下学生。”

“我知道你很委屈,是看在学生份上才回来上课的。”

“王老师,只有你知道我的心,如果不是为了学生,不闹个天翻地覆我就不姓周。”

王敏之和周兴平围绕“老师的良心”这个话题聊了很久。

从周兴平房里出来,王敏之到李灵芝房里来看当天数学测验的成绩。李灵芝刚好把卷子批完,笑着问王敏之:“王老师,你猜,郑娟秀考了多少分数?”

“又不及格?”

近段时间,王敏之为郑娟秀古怪的情绪很是焦心,找郑娟秀谈了好几次,竟是越谈越僵,越谈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④(未完待续)

那一团无法稀释的乡愁

张雪珊

立春

赶在蛙鼓还没敲响
蚯蚓还在酣睡
料峭的风,甩出一记响鞭
黎明睁开眼睛
希望,在心尖上萌芽
根的犁铧,早已卸载沉疴
在泥土深处舒展筋骨
使出十八般武艺
催开万紫千红
春天的舞台,好戏正在上演

谷雨

我从梦中醒来,春已深了
面朝阳光,芬芳弥漫
一半是迷茫的晕眩
一半是升腾的火焰
暗香满地,参差,零乱,黯然
怦然心动的青春
总是擦肩而过
羽翼隐形,穿越春光的罅隙
在蔚蓝高远的宣纸上落笔
描绘耕耘的根系,蓬勃的憧憬

月下牡丹

浩宇,拉下最后一道帘子

暮霭的足音,蹂躏四合
庙堂,愈来愈高
江湖,愈来愈远
月华如镜,擦亮妆台的尘埃
暗香随风浮动
滑过丰腴的身姿,遁入无形
蛾眉轻敛,广袖拂瘦流年
一念起,天涯近在咫尺
一念灭,咫尺已是天涯

荫家堂天井

岁月的苔痕,顺着青砖的脉络
攀沿向上,窗棂瓦棹间
雕龙,刻凤,牛羊成群结队
风雨中,几经造型
梦境灵动,殷实,依旧栩栩如生
一桶清风,从天空泻下来
一桶阳光,从天空泻下来
倒进明晃晃的天井
舀一瓢静水流深,福祉清清爽爽
紫檀神案上,三杯老米
浸润日月精华
青烟袅袅升腾,像蒸水一样绵

蓝印花布旗袍

长,壮阔

红丘陵的曲线。

以湛蓝打底
缀以,圣洁的茶花
静如处子,动如飞鸿
穿越,悠长的时光隧道。
黎明推开一扇窗口
从里到外,锃亮蜂涌而入
我睁开眼睛。屏蔽一切晦涩
看见尘世的初恋
正灼热一只只母性的瓷瓶

油茶林

姐姐扎上蓝印花布头巾
趟过时光的清溪
步子有些欢快,有些轻盈
抱子怀胎,谁的青春如此热烈,洒脱
无需遮遮掩掩,无需小心翼翼
茶林,轻轻嘘了一声,竖起无数只耳朵
偷听爱情的喜悦,母性的甜蜜
茶泡鼓起腮帮,肺活量大得惊人
长长的一口气,憋了好久
一朵茶花,点燃一盏灯火
山村的日子,微微隆起肚皮
茶油身披阳光,将生活炒来炒去
色香味,都是故乡的味道



春的交响乐 李昊天 摄